

新历史丛书

出生于晚清，成长在民国，贯通中西之学，或治学，或从政，演绎出不一样的百态人生。还原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，让我们看清大师已经模糊的身影。

王学斌◎著

全景再现民国大师命运与变迁，大师不再，何日再来

民国风骨

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

纷乱民国，大师迭出

大师的风范，璀璨了黑暗的民国，照亮时代的道路……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新历史丛书



民国风骨

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

王学斌◎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风骨：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 / 王学斌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5.9
ISBN 978-7-5008-6263-5

I. ①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人 - 人物研究 - 中国 - 民国 IV. ①K825.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3122号

民国风骨：群星辉耀的大师时代

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刘广涛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8.5
字 数 310千字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：先生风骨，何日再来

几年前，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他亲历的趣事。那时为了评职称，他要向各位评委送自己的代表著作。当这位老兄的专著摆到某位女校长的办公桌上时，校长打开扉页，脸色瞬间由晴转阴，原来上面写着“敬请×××先生雅正”一行字。校长心想自己是位女性，这个小教员居然称“先生”，显然搞错了性别，实在有失礼貌。于是很快这本著作便由校长秘书退回到朋友手中。

看到赠书被“退货”，这位老兄一时间被搞得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后他四处问计，方知原来问题出在扉页那行留言上面，因为女校长不懂“先生”二字背后的深意。老兄只得再送一册，乖乖地写下“敬请×校长斧正”，果然被领导“笑纳”。

开篇举此例子，本意倒不在于评鹭这位女校长学识之高低，而在于揭示一种现象：所谓传统意义的“先生”一词，已遁迹于世人脑海之外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曾载：“宋牼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丘，曰：‘先生将何之？’”后人注释道：“学士年长者，故谓之先生”。可见此处之“先生”，乃指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之人，并无性别之分。

之所以对“先生”概念模糊不清，亦在于真正承载“先生”风范的先生日趋凋零，此群体已沉入历史长河，距当下渐行渐远。何谓“先生”？首先，他们是一种气度的化身。民国之世，政治上变动不居，思想上极为活跃，一批内心自信、风流潇洒、简约云澹、不滞于物的大师应运而生，这与阮籍、嵇康等人的“魏晋风度”何其相似。章太炎、黄侃、刘文典，莫不是清峻通脱，表现出的那一派

“烟云水气”而又“风流自赏”的气度，几追仙姿，傲骨绝尘，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。

然如王船山所言：“孔融死而士气灰，嵇康死而清议绝。”章、黄之后，此种大师风范、卓绝气度便风消云散，一去不回。学界少了份清气，多了点铜臭；文坛没有了傲骨，滋生出媚颜；世间找不到名流，满街是“大师”。缘何至此，值得思量！其次，他们是一种气势的模板。虽无权位，但一心忧国忧民，书生言政；学富五车，方可以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。此不啻是对民国先生最佳的精神摹写。民国动荡，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台，参与政务运作。傅斯年、蒋廷黻披肝沥胆，人送“大炮”“猛牛”。正因为他们身具真学问，胸存大抱负，心底有苍生，眼中无权贵，先生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，元气淋漓。潮有进便有退，势有起便有落，此为常态，本不必辩。只是民国先生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，这数十年，似总在谷底徘徊。最后，他们又是一种气象的展现。在民国时代，先生们往往是趣味的开拓者，风尚的引领者，美学的践行家。民国先生，有的喜欢美食，有的喜好收藏，有的喜好旅游，有的喜好文墨，有的喜好戏剧，气象博大，实不能逐一道尽。

当然，民国并非盛世，弊窦丛生。先生们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，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代。

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未必在今朝。先生们的那等气度，那般气势，那种气象，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还有几分？

走笔至此，禁不住喟叹一声“先生不再”！

心底又忍不住呼喊一声“先生何日再来”！

草于2015年端午节前

西山沧浪云书斋

001 古今之间

Chapter 1

章太炎：“民国祢衡” / 002

革命急先锋 / 002

孤身闯虎穴 / 007

晚年趣事多 / 010

身后众人评 / 014

黄侃：最熟悉的陌生人 / 016

怪癖“专业户” / 016

民国一醇儒 / 024

辜鸿铭：旷世怪才 / 032

负笈欧陆 / 033

襄佐香帅 / 035

栖身红楼 / 040

怪人怪癖 / 042

051 新潮涌动

Chapter 2

钱玄同：疑古健将 / 052

初出茅庐：崇古尊汉的“排头兵” / 053
风头正劲：新文化运动中的“得力干将” / 055
回归书斋：学术圈与教育界的“楷模” / 059
恩怨交织：钱玄同与黄侃、鲁迅 / 064
身后寂寞：一个真实的钱玄同 / 069

傅斯年：书生本色 / 070

求学北大，初露锋芒 / 071
书生报国，赤子之心 / 078
书生言政，毁誉参半 / 086
执掌台大，最后岁月 / 091

蒋梦麟：最是遗憾教育梦 / 094

科班出身 / 095
入主北大 / 097
教育部长 / 099
倒蒋风波 / 102

张君勱：“一代宪章空有愿” / 107

117 宦海内外

Chapter 3

丁文江：出山还比在山清 / 118

少年聪慧 / 119
科学救国 / 122
社会关怀 / 125
魂归南岳 / 134
师友之道 / 135
完美人格 / 138

陈布雷：文人末路 / 140

“文胆”之死 / 140

朝野之间 / 143

一心事主 / 146

文人末路 / 150

翁文灏：为他人作嫁衣裳 / 156

中央召唤 / 157

全心为政 / 160

一错再错 / 166

罗家伦：治校从政两喟然 / 171

执掌清华 / 172

中大辉煌 / 180

从宦岁月 / 185

187 别样风流

Chapter 4

梁实秋：饕餮未必非名士 / 188

美食世家 / 189

西餐生活 / 192

“酒中八仙” / 194

晚年谈吃 / 197

徐志摩：“佳丽误我”还是“我误佳丽” / 203

开明包办 / 204

美丽邂逅 / 206

余情未了 / 212

致命诱惑 / 214

短命情种 / 217

刘文典：我狂便是我存在 / 222

三位“狂”师傅 / 224

两尊“真”偶像 / 229

悲喜诸同事 / 236

庞大“粉丝”团 / 239

狂人已绝种 / 248

刘半农：教我如何不想他 / 249

独门绝技打油诗 / 250

北平高校走马灯 / 263

大学教授也疯狂 / 267

古今之间

他们，深受传统学术之浸润，又亲历西学之冲击。旧学为其内核，新学塑其外形。

其长，在于亦中亦西；其短，也在于中西杂糅。

故在中西古今之间，他们矻矻坚守传统，且决然革故鼎新。

传承，乃其重任；过渡，终成底色。

章太炎：“民国衿衡”

考其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诤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；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范。

——鲁迅

想必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大都会对其中第二十三回《衿正平裸衣骂贼》印象深刻。狂士衿衡裸身朝堂，击鼓骂曹，其视权贵如粪土之豪情令后人景仰。

一千七百年之后，民国又出了一位“衿衡”。此人不畏当道，倡言革命，且清狂之风骨丝毫不输于前人。他便是章太炎。



● 章太炎

革命急先锋

1869年，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。其祖父章鉴、父亲章瀚皆是知书达理之士，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。然而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清朝统治的“顺民”，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他的脑中扎根。章太炎12岁时，一日，外祖父领着他阅读《东华录》，当读到曾静案时，外祖父说：“夷

夏大防，同于君臣之义。”章太炎问：“前人有谈此语否？”外祖父答道：“王船山、顾亭林已言之，尤以王氏之言为甚，谓历代亡国，无足轻重，唯南宋之亡，则衣冠文物，亦与之俱亡。”外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，他愤然曰：“明亡于清，反不如亡于李闯！”外祖父急忙说：“今不必作此论耳。”可见，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。

成年后，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，研习经史，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。然而，内忧外患，时变日亟，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。1897年的夏天，他告别恩师，奔赴上海，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。

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《时务报》《正学报》《经世报》等刊物的编辑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。直到1903年，章太炎主笔《苏报》，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，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。此时的章太炎文思泉涌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，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处。在一篇文章中，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讽刺：

今日到南苑，明日到北海，何时再到古长安？
叹黎民膏血全枯，只为一入歌庆有；
五十割琉球，六十割台湾，而今又割东三省，
痛赤县邦圻益蹙，全逢万岁祝疆无。

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中，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：“载湉小丑，不辨菽麦”。直呼当今圣上之名，且斥其无能，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。按照清朝刑律，当属杀头之罪。正因此故，清政府认定章为“反清匪人”，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。别人劝他躲避，他却说：“革命流血起，流血从我起。”慷慨入狱，而他“章疯子”的外号也得于此时。

在狱中，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，但章太炎苦中作乐，斗志高昂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，章太炎特意写下一首诗：

邹容吾小弟，被发下瀛洲。
快剪刀除辫，千牛肉作糇。

英雄一入狱，天地亦悲秋。
临命须掺手，乾坤只两头。

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：

我兄章枚叔，忧国心如焚。
并世无知己，吾生苦不文。
一朝沦地狱，何日扫妖氛？
昨夜梦和尔，同兴革命军。

身陷牢狱，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，互相唱和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！

可惜天不假年，一年后，邹容身患重疾，瘐死狱中。两位革命挚友，不久前还赋诗共勉，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。抱着邹容的尸体，他悲不自胜，痛哭失声。

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，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，继续从事革命事业。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，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，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。众人对其敬仰万分，大有“平生不识章太炎，访尽名流亦枉然”之架势。

流亡日本后，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，很是愤慨，然又因密谋革命，不能不尽力忍耐，气无处可泄，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。一天，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，要他填一份表格。章太炎写的是：

职业：圣人
出身：私生子
年龄：万寿无疆

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“圣人”，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。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表格，日警们哭笑不得。

1906年7月15日，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，两千多人慕名而来。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，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，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

采。在演讲中，章太炎就所谓“疯癫”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：

大概为人在世，被他人说个疯癫，断然不肯承认，除那笑傲山水诗画伯的一流人，又作别论，其余总是一样。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，我是有神经病，而且听见说我疯癫，说我有神经病的话，反倒格外高兴。什么缘故呢？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想，就能想也不敢说。说了以后，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，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……为这缘故，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；也愿诸位同志，人人个个，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近来有人传说，某某是有神经病，某某也是有神经病，兄弟看来，不怕有神经病，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，那神经病立刻好了，这才是要不得呢！略高一点的人，富贵利禄的补剂，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，那艰难困苦的毒剂，还是可以治得的，这总是脚跟不稳，不能成就什么气候。兄弟尝这毒剂，是最多的。算来自戊戌年以后，（兄弟我）已有七次查拿，六次都拿不到，到第七次方才拿到。以前三次，或因别事株连，或是捕拿新党，不专为我一人；后来四次，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。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漩涡里头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，凭你什么毒剂，这神经病总治不好……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，并不是粗豪鲁莽，乱打乱跳，而是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，装载在神经病里。譬如思想是个货物，神经病是个汽船，没有思想，空空洞洞的神经病，必无实济；没有神经病，这思想可能自动的吗？

演讲将毕，章太炎大声疾呼：“我要把我的神经病，传染诸君，传染与四万万万人！”听过这番“疯言疯语”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对于“章疯子”这个外号，章太炎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，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。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，有学理，且不乏幽默，战斗性也极强，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。章太炎那富有魅力的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。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，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，为啥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？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？”

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《民报》，这是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。在孙中山的盛邀下，章太炎出任《民报》社长。至《民报》终刊，他亲手主编十六期，并发表文章八十三篇。可以说，《民报》所到之处，也就是章太炎的文

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。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：“我爱看这《民报》，但并非为了（章）先生的文笔古奥，索解为难……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，和××的×××斗争……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往！”的确，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，攻击力十足，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脆弱而敏感的神经，自然而然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使他们咬牙切齿，寝食难安。

为了封禁《民报》，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。据野史记载，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，不惜出卖主权，“慷慨”地送日本政府一个“大礼包”。这“大礼包”包括间岛（延吉一带）的领土，抚顺、烟台的煤矿和新法铁路（新奉到法库门），真是无耻之尤！得到好处之后，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《民报》社。

章太炎得知此事后，义愤填膺，决定抗争到底，拼个鱼死网破，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。于是，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。日本专门派出辩护专家五六人，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，使其屈服。

论辩那天，章太炎有理有据，振振有词，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。章问裁判长：“扰乱治安，必须有证，若谓我买手枪，我蓄刺客，或可谓扰乱治安。一笔一墨，几句文字，如何扰乱？”厅长无语。

章又问：“我之文字，或煽动人，或摇惑人，使生事端，害及地方，或可谓扰乱治安，若二三文人，假一题目，互相研究，满纸空言，何以谓之扰乱治安？”厅长又无言。

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，欲以《民报》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的气焰。章太炎反问道：“吾言革命，吾革中国之命，非革贵国之命；吾之文字，即煽动人，即煽惑人，煽惑中国人，非煽惑日本人，鼓动中国人，非鼓动日本人，于贵国之秩序何干？于贵国之治安何干？”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。

章太炎越说越激动，怒吼道：“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文明国法律皆然，贵国亦



● 青年时期的章太炎

然，吾何罪？吾言革命，吾本国不讳革命，汤武革命，应乎天而顺乎人，吾国圣人之言也。故吾国法律，造反有罪，革命无罪，吾何罪？”顿时间，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。最后，裁判厅厅长强制地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《民报》，并罚款一百二十元。虽然《民报》半途夭折，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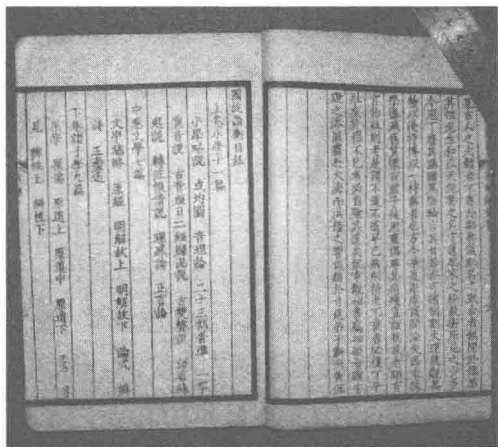
孤身闯虎穴

民国伊始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。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，后出兵镇压“二次革命”，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。章不顾亲友劝说，毅然决定深入虎穴，挽救危局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，明知是虎穴，可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临行前，他留诗一首，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：

时危挺剑入长安，流血先争五步看。
谁道江南徐骑省，不容卧榻有人新。

此诗内含两个典故。前两句出自《战国策》，乃战国掌故。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，孤身赴秦，结果不辱使命，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；后两句出自《类说》，是北宋旧事。赵匡胤派兵临南唐都城，后主李煜派徐铉赴汴京求和。赵匡胤拔剑厉声道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！”举兵进攻，南唐遂亡。章作此诗，显然是欲仿效唐雎，挺剑入京，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，章皆决心以“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”之行动，来警醒世人，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。

入京不久，章便上演大闹总统府之好戏。一日，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，手持折扇，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，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，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。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。此时，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，章太炎怒不可遏，身上那股“狂”劲儿顿时发作，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，可以见袁世凯，难道我见不得吗？”从清晨至傍晚，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一千人等悉数痛骂一通，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了个稀里哗啦。袁世凯躲在内室，目睹章太炎之“胡闹”，虽怒却不敢言，只得任其发泄。由此可见，章之狂士风采，较之祢衡，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最后，袁世凯实在没法，派出军政执



● 章太炎所著《国故论衡》

法处处长陆建章（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）出马。陆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，将其带到军队营房，软禁起来，后搬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。章太炎从此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。

刚开始，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。他在屋里大骂大闹，曾狂书：“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、杀，疯、疯、疯、疯、疯、疯、疯”的对联。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“七

杀七疯”的对联，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。此碑现仍在陈的故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。此外，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，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，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“袁贼”二字以泄愤，或用大篆、小楷、行草等字体写满“袁贼”二字，将纸焚而埋之，大呼：“袁贼烧死矣！”

更有趣的是，章太炎曾召集寓所里的所有仆役，定下六条规矩：

- 第一，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；
- 第二，在外面见到我，必须垂手而立；
- 第三，称我为“大人”，自称曰“奴仆”；
- 第四，来客统统称“老爷”；
- 第五，有人来访，无论何事，必须回明定夺，不得径行拦阻；
- 第六，每逢朔望，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。

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，说：“这六条，你们能遵守的，就留下来；不能遵守，就请离开。”仆役们无法，只得顺从照办。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，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。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：

我弄这个名堂，没别的缘故，只因“大人”与“老爷”都是前清的称谓。至